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霄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小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霄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霄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57 - 9

I. ①霄…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35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25 字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自序

整整地有一年多的日子不曾写小说了，提起笔来，自己也觉得会生疏了许多，《罪》与《孽》的说部，还是前年出版的。那时武林主人黄宝璜君对我很同情地说，书中主角阿起的结局，认为是最妥当的写法，因为在社会上的一班青年，类似司马起这样的典型，诚是不乏其人。不过人之初，心本善，司马起并非是个犯罪的人，这当然还是为了社会的不良而引诱他步入了罪恶之门。犯罪的人，不是永远有罪恶的，只要他肯自新，他肯勇于改过，当然也还是有作为的青年，那么这也可说是拯救社会上一班堕落青年的一个启示。

记得黄宝璜君曾经对我说，《孽》虽然已告一结束，但还未有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将来自然还有一续的可能，但是我回答他，《罪》的续集是《孽》，而《孽》的续集，命名倒是不易。我们在商讨之下，似乎《霄》比较有一点意思，不过为了种种关系，这《霄》就没继续下去。同时我应了几家戏院的需求，从此奔波在外，对于坊间就觉得隔膜了。

上月接读武林书局来函，彼意欲把《霄》囑仆开始编写就绪，以完成一桩心事。盖外界读者，问讯者日必数起，我因未悉其详，遂趋前询问，不料黄君之灵座赫然呈在眼前，惊问之下，始悉黄君业已骑鲸西归，竟作古人矣。

忆宝璜君在世，为人谦恭而朴实，年未花甲，而白发苍苍，亦显见

其平日勤劳过度之故。然仆与君相隔一载，人海茫茫，竟天各一方，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睹君之遗影，虽宛若生前，但已隔绝尘世，不禁使仆为之唏嘘久之。

今《霄》已出版问世，而宝壅君未能一睹其结局如何，然《霄》之命名，乃仆与君商讨所得，故兹值付印之前，聊书数行，以志纪念，并慰老友在天之灵耳！

三十四年夏冯玉奇叙于海上先觉楼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回.....	1
第二回.....	13
第三回.....	23
第四回.....	35
第五回.....	47
第六回.....	59
第七回.....	72
第八回.....	89
第九回.....	102
第十回.....	122
第十一回.....	135
第十二回.....	146
第十三回.....	160
第十四回.....	172
第十五回.....	181
第十六回.....	193

第十七回	206
第十八回	219
第十九回	232
第二十回	245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51
-------------------------	---------

第一回

外面的风声呼呼地刮得厉害，好像猛虎出洞的样子，这声音听到耳朵里，心中不自然地会引起一种莫名的恐怖。天气是那么的寒冷，从嘴里、鼻里呼吸出来的一阵阵热气，经过外面酷冷空气混合之下，仿佛一样流质的东西在电气冰箱里立刻会凝结起来，于是他的感觉上，在人中上好像有点儿冰屑染沾了。

夜已经深沉了，四周都显得像睡过去了一样沉寂，室中的光线十分暗沉，只有靠窗那张写字台上亮了一盏豆火苗似的油灯。在闪闪烁烁的光芒笼映下面，可以见到一个身穿中山服的青年，握了一支笔，悄悄地埋首疾书。看那青年的年纪大约还只有二十一二岁光景，可是从他黝黝的皮肤上猜想，至少他是一个奔波风尘、久经雨打日晒工作中的人。

他在一阵子疾书之后，似乎觉得两手有点儿发僵，于是放下了笔杆，搓了一搓，在口旁呵了一呵取暖，回眸望了望手腕上那只表上的时针，已经是子夜一点半了。在振作精神工作，却会忘记倦意，而且会忘记了时间，及待他看了一下时针之后，才感到时候真的不早了，于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

就在这个时候，室外轻轻推进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来。他穿了一件灰色布的棉袄，头上戴了一顶獭皮帽，腰间扎了一根皮带，下面裤子扎着裹脚，雄赳赳的真是英武勃勃，满面显着一阵杀气。可是他见了那个

桌旁的少年，却满脸含了笑容，低低地说道：

“阿起，这般时候还在埋着头为我们工作着，你真也太辛苦了，快放下笔，休息一会儿吧。”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是竭力地压低着，不过他生成粗重的语气，还是在室中很响地流动。阿起抬头向前望了一眼，见虎子已站在桌旁边了，于是也说道：

“倒辛苦不了什么，这当然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缘故，这两三年来，跟你们奔波吃苦，总算我也锻炼成一个有点儿工作做的人了。”

这一部《霄》是《孽》的续集，而《孽》又是《罪》的续集，看过《罪》《孽》的读者，当然明白这个少年就是曾经一度犯罪的司马起了，而另一个男子也就是林不鸣的第三个儿子虎子了。当时虎子听司马起这样说，笑了一笑，在对面椅子上坐了下来，说道：

“你倒不嫌苦吗？可是这两年来把你的雪白脸蛋却变成一个印度小白脸了。”

他说完了这两句话，忍不住打了一个哈哈，笑起来。

“虎子，你不要取笑我，我以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年，应该需要吃苦，不，是应该需要有意义的工作。这两年来我是进步了不少，而且我的身子也健强了不少，从可知这都是苦中得来的甜蜜。”

阿起用了很感谢的目光，向他望了一眼回答。

“可是你也给我们不少的帮助，所以我们心中也非常感激。”

虎子点了点头说。

“用不到说‘感谢’两字，因为这原是给我自己工作，而且也是为我们大家工作。”

司马起脸上含了微微的笑，这笑是欣慰的表现。虎子认为他说的话当然很有意思，情不自禁地又点了点头，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叫司马起把公文收拾了，说我们来谈谈私下的事情。司马起听他这样说，不免感到有点儿奇怪，怔怔地问道：

“虎子，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有什么私事可谈呢？”

“为什么没有私事可谈呢？”

虎子有点儿神秘的态度，笑起来说道：

“我和你从上海到这里整整地相聚了两个年头，直到现在我方才知道你过去是一个很风流的情场中老手。”

司马起被他这么一说，倒不禁为之愕然，奇怪道：

“你这话是打从哪里说起的呀？”

虎子笑道：

“你也不用抵赖，我可以凭一个凭据给你听听，你在从前大约有两个情人，一个名叫欧阳珠，一个名叫张雪尘，是不是？”

司马起啊呀了一声，却是目瞪口呆地怔住了。虎子笑道：

“你干吗不说话？你承认了，我还拿好东西给你看。”

司马起红了脸，良久，方才说道：

“好东西？你拿什么好东西给我看？”

虎子在袋内取出两封信来，向他扬了一扬，说道：

“这两封信就是你情人写给你的，可是却都落在我的手中，只怕你要着急起来了。”

司马起还有点儿将信将疑的样子，皱皱眉头，两眼只管向他手中拿着信封上面望过去，在他当然是要看清楚信封上面的字是否是欧阳珠、张雪尘的笔迹。不过仔细一想，虎子也许不会和自己开玩笑，况且自己对于欧阳珠和雪尘的事情根本没有和他谈起过，假使不是真的有信到来，他哪会知道我的秘密呢？但是疑问立刻又浮上了脑海，我在这里既没有写信去告诉她们，她们两人又如何知道我在这里呢？司马起在这样思忖之下，觉得事情奇怪得有点儿神秘，遂忙伸手过去笑道：

“虎子，对不起，你先给我看一看好吗？”

“我本来就要给你看，不过你要承认一声，她们可真是你情人吗？”

“这个你给我看了之后，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

“不过你不要赖掉，要一言为定。”

司马起连声说那是当然，虎子这才把两封信递过来交给他。司马起接在手里一看，果然一封是雪尘的亲笔，一封是欧阳珠的亲笔。因为自己在异乡客地孤零零地过了两年生活，今日突然见到了自己过去心爱人的来信，他心中这快乐，真是难以笔述，情不自禁把那信按在胸口上。他微仰了脸，似乎在深深感谢上帝，在这样凄清孤零之余，也居然会给自己这样甜蜜的安慰，他不自然地会笑出声音来。

“阿起，这是什么表情？可不是人儿呢，抱得这么紧干吗？”

虎子见他抱了两封信，似乎在做甜蜜的回忆，这就一面装着他样子，一面噗地笑出声音来说。司马起这才惊觉过来，忙把信封放到桌上，微红了两颊，望着他说道：

“虎子，我还得问你，你这两封信是怎么样接到的？因为她们两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如何会写信给我呢？况且……况且，你瞧，信封上根本没有地址呀，这真弄得我有点儿莫名其妙了。”

“我告诉你吧，这两封信是我爸爸来信中附着来的。爸爸说，这两封情书，是两个姑娘托他转寄给你的，所以你应该拿什么来谢谢我好？”

“可是我觉得奇怪，你爸爸和她们又怎么样认识的？”

司马起虽然是明白了一半，不过他心中还有一半不明白。虎子这回摇了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的意思。因为司马起还在呆然沉思，遂微笑道：

“你管他怎么样认识的，反正他们在上海总有上海的环境，你又何必一定要苦苦地研究？还是快把信拆开来瞧个明白是正经。”

司马起这才被他一语提醒过来，随手拿起一封，那是欧阳珠的来信，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笺，凑在油灯旁，瞧道：

阿起：

有两年没有叫着阿起的名字了，不过今天在信纸上叫着，

还是那么顺口和亲热，并不觉得有一点儿生硬的成分。想起我们的认识，为时虽然这样的短促，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一切，确实已像寒暑表似的增加到沸点以上了。在当初，我自然非常庆幸，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平凡、有勇敢、有作为的青年，在像我这样恶劣环境中能够遇到像你这样一个知心的好友，不，在那时确实我已承认你是我唯一的情人了，那我该是多么的欢喜，所以我自以为觉得今后的生命是可以见到光明前途了。

唉！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真有点儿懊悔和你认识，你瞧到这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所以懊悔，是恨我这样一个害人的姑娘，竟丢送了你一生的光明。你以为我这话奇怪吗？但仔细地想，却是一点儿也不奇怪，假使你不认识我的话，我相信你绝不会时常踏进这万恶的门，倘然你不到这种堕落的地方来，你又如何会慢慢地沉沦到苦海里去呢？我写信到这里，我一颗心在隐隐地作痛，我的眼泪已熬不住从眼眶子里淌了下来。

司马起念到这里，他心中是万分的酸楚，全身一阵子热辣辣的感觉，也说不出是惭愧是不安，是感动是悲切，他的眼泪也终于落了下来。虎子在旁边瞧着，心里倒不免暗暗地好笑，说道：

“老大个子，不要学娘儿们的态度，信中写了些什么，怎的好端端的就哭起来了？阿起，能不能告诉我，大家听听嘛。”

“谁在哭？你又喜欢开人家玩笑，等我看完了信，会详细地告诉你。”

司马起慌忙擦了擦眼泪，掩饰了过去。虎子笑了一笑，望着他似乎有所沉思的样子。司马起不管他对自己是否有神秘的感觉，他捧了信笺，继续看下去道：

阿起，在我得到你入狱的消息之后，我心中的惊骇和悲痛，真不是我此刻三言两语所能形容其万一的。我是绝对不相信，我还只道是在做梦，不过你弟弟站在面前亲口告诉我，那总不至于是误传吧。唉！做梦也想不到这是事实，我真的要为你悲痛得昏厥过去。

我知道社会上真不知有多少青年，大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悔已迟的过错，我觉得你平日的思想行为都很聪敏贯澈，而且我也常常向你劝告，就是因为我怕我这不良的环境，因此会连累了你。在那时你好像很了解很明白，谁知道你依然逃不过罪的诱惑，这一半固然是你意志的欠缺弱点，一半还是我的力量不够，假使我真的像你所说这样的伟大，至少可以拯救你不会走入这一条罪恶的歧路。啊！我是多么的痛心，我是多么的痛心！

读了你这一封信，我是说不出有甜酸苦辣的滋味，我觉得你不愧是我的一个知音，那天到狱中来探望你，我虽不能见到你一面，但我的心确实已经进来了。我的想象中，你是站在铁窗的旁边吧？你见了你的弟弟，你一定会哭出声音来，你一定向你弟弟在忏悔，在流泪。我当时不能再想，我的心已被一枚利箭刺穿了，任它的血点一滴一滴地淌了下来。

在这里我是深深地感激着苍天，你到底是脱离了这非人生活的地狱，你到底觉悟了以往的罪恶，你果然像小鸟似的长着翅膀飞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呼吸自由的空气了。我为你庆幸，我为你祝福，然而我的心坎上是永远刻画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直到我临死的时候呼吸停止到最后的一口气。

阿起，你说你到死都不会忘记我，然而我到死又何尝会忘记你？因为我同情你，我谅解你，你不是完全一个罪恶的青

年，你的前途还有光明的希望，只要你肯改过自新，决心有一番最后的挣扎。

我想不到今天还会有和你通信的日子，真是感到意外的惊喜，虽然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够显在你的眼前，不过我似乎吐去了许多积郁，至少在一颗沉闷的心灵内可以得到了无限的轻松和愉悦。最后，我热诚地祝祷你，希望你不再像从前在上海时候一样，应该去做一个勇敢的青年。再会了，我的阿起。

阿珠

写于凄风苦雨的深夜里十一月十日

司马起看完了这封信，他的脑海里又浮上了阿珠倾人的娇靥、淡淡的眉毛、活泼的媚眼、深深的酒窝儿。他呆住了，他木然了，他的神情完全浸入在回忆之中，在他嘴角旁不期然地挂了一丝浅浅的微笑。虎子见他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微笑，好像痴然的样子，便忍不住笑道：

“阿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害得你发痴发癫的样子。”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让我看完了这一封信，我详细告诉你吧。”

“难道不能让我公开看吗？”

“假使你一定要看的话，只管拿去看，其实根本没有一点儿秘密的事，对于我的犯罪入狱，你本来就早已知道的。”

司马起一面说，一面把雪尘的那封信拆开来，还未展开信笺，里面就掉落一页照片出来。司马起拿过一看，原是雪尘最近拍的小影，后面还有几行字，自己一看，好像还是一首七绝，这就低低念道：

为郎憔悴为郎羞，借酒浇愁愁加愁。

春江一别秋二度，仰天思君泪更流。

司马起念毕，又看照片，只见雪尘芳容清瘦，神情抑郁，楚楚可

怜。想起往事，心中不免又酸楚起来，因为怕虎子在旁边见了，又要笑话，遂竭力忍熬住悲哀的发展，他方才看信上的字句道：

起弟：

我提起笔来还只写了两个字，我的眼泪在信笺上已沾湿了一大堆。我所以伤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你，我真想不到你这么个聪敏的青年，果然会堕落到这罪恶的道路去，我真的为你要失声痛哭起来。你信中对我说不愿再向我说这些忏悔的话，可是我在这里也不愿再向你说怨恨的话，因为在从前我已经这么说过，你好像是个才学步的小孩子，一个不留心，就有跌跤的可能，最好有个厉厉害害的人在后面管束你、教导你，可是现在就真的应着我这句话了。因为预先是料到有这一个地步，却不能有挽救的方法来拯救你，所以这是我到死都感觉终身遗憾的。

我很惭愧，把我不清白的身子来污辱了你，所以你的堕落，这还是我的罪恶。唉！情的魔力太大了，向来不肯随便的我，那天竟迷醉了，但我曾经叮嘱过你，你难道会完全地忘记吗？不过我确实很同情你、很可怜你，你到底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子呀！

那天文弟送来你的这一封信，我看了之后，心里是充满了甜酸苦辣各种不同的滋味，我除了深深地感激你之外，我是只有扑簌簌地淌下泪来。唉！我还说什么好呢？虽然我的心里还是那么疼痛，但我多少还有点儿安慰，但愿你青云直上，从此达到了成功的目的。

你今天读到了我这一封信，当然是非常惊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明白，这还是前三天的事情，文弟在路上遇见我，他说林不鸣有个儿子叫虎子，阿起就是跟了虎子走的，现在虎

子有信给他父亲，所以知道了他们的地址。那时我要问你地址，阿文却又说林不鸣不肯宣布，我没有办法，只好写了信，托文弟转交林不鸣，有便请他代为附上。事情是这样做了，能不能寄在你的面前，这还是一个问題，但我既然知道你有可通信的地方，总尽着我一份儿心罢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你太残忍一些，为什么两年来的时间却不肯寄一封信给我？难道你今天有了得意的日子，就把我这个不齿的女子忘怀了吧？我想这也许是不会的，大概你很忙，你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吧？

人生的变幻，本来捉摸不定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女子处身在这种环境之中，唉！天天还不是在活地狱里挨苦吗？我想等光明到来的时候，我也许是已经幻灭了吧！那时我若魂而有知的话，当然可以见到你很沉痛地在我墓前默默地凭吊。话说到这里，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最后，我希望你能寄一个字来给我，或者写雪尘两个字来叫我，我就是到死都不会忘记你的恩典，祝你康健！

雪尘

写于十一月九日

司马起看完了这封信，他的眼皮上有点儿润湿起来，觉得雪尘对我之痴，实不亚于欧阳珠，我真是太惭愧，实在不好意思去接受她们俩这样痴心的情爱。从雪尘的信中词句上看来，显然她的环境是十分恶劣，其实她的环境本来就是恶劣的。唉！我辜负了她，我害了她。阿起这样子思忖了一会儿，他忽然眼睛模糊起来，同时信笺上也湿了一大堆。

“阿起，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个多情的女朋友，哈哈……”

司马起被虎子粗重的笑声惊醒过原有的知觉来，连忙回头去看，原来虎子也已看完了阿珠给自己的一封信，这就红了脸不知所答。虎子见他脸带泪痕，倒又笑起来道：

“这封信又是谁寄来的？好像使你仍旧很伤心的样子，我可以再看吗？”

“只要你不笑我，你就只管拿去看。”

司马起擦了擦眼泪，把雪尘的信也递了过去。在虎子看信的时候，他少不得又思忖了一会子。雪尘的信是十一月九日写的，阿珠是十一月十日写的，从这点子猜测，阿文大概先遇雪尘而后遇阿珠，两人都叫阿文转交林不鸣附上给我的，但是这里我感到奇怪的，为什么阿文自己却不写一封信给我呢？照理也该告诉我一点儿家里的消息。不过仔细一想，我自己也太不应该了，上海家里的地址我是知道的，为什么这两年来我自己不想写一封信呢？他正在这样责备自己，听虎子又笑起来，说道：

“阿起，你的女朋友到底有几个？而且个个这样痴心多情，不要说你看了要淌眼泪，就是我铁打心肠的虎子，心里也会感到一阵悲酸起来，这是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阿起，我劝你还是快快写回信去安慰安慰她们吧。”

“虎子，说起来真是惭愧，过去我总觉得太荒唐一点儿了。不过这两个姑娘确实是我生命中的知音，她们对我是万分的热诚，而且平日对我更是万分的有益，假使我肯听从她们两人的话，何至于弄到今日这个地步呢？”

“确实，从这两封信看来，她们不但是多情，而且思想也不平凡。”

虎子听他这样说着，低下头，似乎有点儿惶恐的样子，于是也不再拿什么话去取笑他，表示很正经的神气回答。谁知就在这个当儿，忽然听得噼噼啪啪一阵机关枪的声音冲破了这沉寂的空气，这声音当然使两人都吃了一惊，虎子立刻站起身子，很紧张地问道：

“你听，这时哪里的枪声？”

“呀！怎么枪声愈来愈多了？”

阿起也站起身子来，两人急忙走到窗口旁，探头向外一望，只见漆